

北醫醫學生運動的省思

／戈堡

回顧這幾年來北醫的學生運動，來時還算轟轟烈烈，但去時竟彷彿留下些許雲彩，就抗爭年餘終告成立的學生會來說好了，這個號稱是「理想與夢想的實踐」、「打倒專制腐敗的活動中心」的自治組織，在同學心目中實與歷屆活動中心並無二致——同額競選，三百票。無獨有偶，學生會收費的合理性，即在第一次學代大會及民主牆遭受質疑，其往後命運實令人憂心悚悚。

若以學生會的成立來切入這幾年學運之於「校園民主」的互動，我們十分失望地發現：

一、學生會的成立，只是學校當局與若干學生改革「權貴」玩的「權力」抗爭遊戲，廣大的群眾不是冷漠無從入手就是被動的動員（如全校大聯署）。

二、學生自治或校園民主的言論思潮，並未在校園內紮根或獲得適度的討論，而成爲響亮的口號，或是遭質疑始不得不爲的詞令。由第一次學代大會，幾位主其事者仍然停留在活動中心「總幹事獨大」、「大家都是「家人」」的心態可窺其一二。令人懷疑，活動

中心與學生會的差別只是「招牌不同」。

三、改革「權貴」竟與學校當局的民主素養大同小異，問卷「問民意」的真相是對民意可怕的褻瀆。

四、學生會及學代大會已成爲追求校園主導力量的競技場，可悲的是，競逐的不是理念，而是求以壯大的資源。

似乎，學生運動的格局似乎愈走愈回去，且愈加「劣質化」。而箇中緣由爲何？從歷史的軌跡中我們期望能得到啓示。

七十六年從全島大學風起雲湧的「地下刊物」時期，北醫即佔有一席之地，而這一股地下之聲也在當時平靜的校園激起偌大的回響，也逐漸累積發展學運的資源。這股資源，在九二五開路靜坐抗議事件得以成功展現，同時亦突破當時校園內的禁忌。以上爲「造勢」時期。

在進一步壯大的過程中，學運在仍存若干爭議下決定進軍學生自治組織，一方面在體制取得一席之地，以發揮其改革的理想；另一方面藉公開化繼續累積培養更多的學運人口。在這場北醫有史以來最爲激烈且熱烈

的總幹事選舉中，學運學生在宣傳，策略上皆勝人一籌，同時成功利用校園內對黨團、教官的反彈，終於以八七六票之高票入主活動中心，同學對校園民主的期盼也一時水漲船高。

即今思之，簡單一句話——贏得選舉，却沒有贏得尊敬。在選舉舞台上「校園民主」「學生自治」「教學評鑑」「教授治校」都只是一句句響亮的口號，在理念層次的處理却仍模糊不清，足見學運對思想並無充分武裝。這個情形，後來仍未曾好轉。可說在這一年任期內幾乎是交了白卷。

而後納入現行體制內中，除三二五，上任說明會仍保持與群眾有共同溝通的語言外，即不再與支持其高票當選的群眾互動，而逕行投入與學校週旋於「學生權貴／壓力政治」的遊戲漩渦內並以此爲滿足，八七六票的金字招牌當然因此漸漸不再管用而深感無力。

同時在張學學生自治校園民主的大旗下，却缺乏一種全面波瀾的進軍，結果福利委員會，中心通訊、學生會等遭受阻撓，即如

